

折獄奇簡



序

聽訟之難自古已然於今爲烈以萬變之人事萬變之人情雜然至前僅僅特一二人耳目雖斷之稍不慎則是非淆黑白混民旣受殃已亦造孽加以奸胥惡訟日弄文法假威勢陰伺其隙環攻於旁甚矣其難也故聽訟非屏私見持公道熟人情洞世故者不可本局久欲輯古今聽訟之能是四者成爲一編爲司法界作一輔助品然史傳所載文義簡括曲折未能詳盡因刺取古今名家筆記所敍述各奇案輯成四冊署以是名不曰聽訟而曰折獄者蓋一案之起先聽察而後折斷是編所載案經判決者多故也曰奇聞者因所載案情離奇變幻莫可端倪閱之使人驚駭眩異聞所未聞也手此一編於以觀人情勘世故事半而功倍作聽訟之指南讀可作涉世之津梁讀亦可作茶餘酒後之談助亦無不可也

中華民國六年十月

日編者識

折獄奇聞 目錄

葛青天	秦州冤獄	陳湧金案	神告記
蔣適園	千里急	吉安老吏	樊烈婦
可師	昭慶僧	京師指揮	向敏中
香洲先生	泥牛膝破案	姚西垣聽訟	記介休獄
平陽案	訟師	楊武	楊逢春
馬先祖	箬包船	餽餅阿六	猴美人案
失銀案	粵西冤獄	兄弟爭訟	朱竹君斷獄
書涿州獄	刺史新聞	治城	僧寺求子
徐大令宰蒙陰	滴血	滇省命案	葉參戎
江恂	某甲	仁言	王廉訪讞獄
典獄	鉤歷	童子證明悍匪	維亭張小舍
蘇無名	高潛	胡汲仲	律例之精微
壬甲	李傑	山陽版獄	趙芥堂

畫行成

賣草

雜案三則

張簷

麻城獄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張松壽

惲子寬訊案如神

雪冤解獄

韓滉

同宗二獄

治里中某

孟簡

三杖懲奴

汪縣令審斷冤案

崔碣

蘇公辨案

劉宰

陳襄

劉宗龜

徵商獄

趙和

赤蟹

王別駕傳

殺妻者

鄭生買茶

百菊溪

史案遺聞

莆田冤獄

張公長知鉛山縣

廢總憲讞獄

德大冢宰

甘莊格官粵

劉方遇

李太守燭奸

太原獄

新鄭獄

賸脂

黎世序

盜名出入有冥報

冥獄果報

汪龍莊讞獄

董刺史雪冤

驩案

義烏讞案

兄弟爭產

蒲葵扇案

徵漕案

臨海案

割麥

魯公斷案

羅仙姑分中部

辨子

里豪戕命背約

判訟寄金

指腹爲婚

書吏

獻縣疑案

永新民某

二格

湖口捕快

訊盜

裝鬼翻案

某邑甲

私心致怨

溫林氏

鮑老國

華邑兩命案

小衛玠

飾重寬獄

某氏子

蔡三

獻縣令之明察

錢縣丞

案情相類

訟師狡猾

廩生某

換尸雪冤

察訪之害

神斷

神示扼吭

錢臨江斷鵝

陸尉

某中丞

杜有美

誘妻致死

石娟娘

清苑縣某氏女

河南娶婦案

倪公春巖

湯臨川折獄

某進士折獄

倉卒治盜

見鬼定案

薛捕

張佳胤

捕盜專恃眼線之誤

御史失篆

段烈婦

宰白鴨

折獄須慎

蘇涣

餽人獄

錢藻

張長生

李復新

周新異政

吳復

折獄奇聞 目錄

四

邱天氏

張船山先生訊盜

張靜山觀察折獄

剪舌

蕭卞異政

鄉婦計脫夫冤

噎鷄釀禍

刑後脫逃

雪中察盜

逃妾構訟

人情變幻

鄭通判

冥中判獄

爭祖墓

四救先生

奇獄

辨讐、咬舌案

全荃

武進盜案

審持刀案

書少廷尉張公逸事

符融

范櫻

總轄察盜

兄弟訟田

神示逸犯

應敏齋精于折獄

姑嫂成婚判

良吏平反冤獄

恤囚

縣令主婚

檢屍篇

折獄奇聞

葛青天

蘇州長州邑宰葛建楚。山東濮州孝廉也。鞠案出奇。辦事如神。一日有老婦紡織養生。筐盛錢一千二百枚。進城購棉。行至半途。如廁還溺。將筐遺於廁門。適有強人過。攫之而去。老婦大喊。急追不及。老婦哭曰。吾家之所仰賴者。惟此微貲。今爲攫去。是絕我命也。乃奔至縣堂。擊鼓。葛公問悉前情。曰。不必飾捕。可于廁上條石。訊得其情也。卽差役帶婦領指廁石。命扛至署。一堂鬨然大笑。而差以官命。不得不扛石而歸。裏之於官。縣牌示審。牌內大書某日審某廁條石。以致閩郡喧傳爲異。至日。民之來觀者。自頭門以至大堂。擁擠無餘。葛公乃坐大堂。命差緊閉大門。諭衆民曰。此間非游牧之區。爾等應安居守業。奚可無故進衙。本欲朴作教刑。念爾等無知愚民。各罰錢一枚。以放之。民以所罰甚微。樂從其罰。各投一錢而去。拾其錢。竟有七八千之多。賞與老婦。以完其案。葛公曰。爾等笑我審石之癡子。不見是婦乃貧老之婦也。若俟緝獲。追給不知在何日。老婦命難保矣。不審石焉得如許人來。今吾於稠人之中。取茲蠅利。以助老婦。所謂衆擎易舉。而老婦又以一失而得七八倍之利。豈不佳乎。然得其錢者不追。則強橫之風益熾。當另飭差認真蹤。弋緝獲追究可也。又有米行失一柳斗。見對門雜貨鋪內柳斗相若。逕往攜回。致相爭毆。控之於官。葛公諷曰。柳斗所值幾何。並無記號。或屬彼行。或屬此鋪。均可使得。今以一柳

斗而至結訟。是罪在柳斗。不在民也。卽抽簽將柳斗杖責二十。板衆皆駭然。杖畢葛公出位。詣杖地視有芝蕨。問若兩家誰賣芝蕨。雜貨鋪曰。小人鋪內賣之。米行人失色。磕頭求恕。葛公曰。冒認他物。本有應得之咎。念係經紀小民。姑從寬宥。由是民皆呼爲葛青天。亦不敢以猜疑之事控案。數月後真成臥治矣。夫國家之設官也。原以拯民。故事必分緩急。緩則可求其實。急則先治其表。乃能拯民於水火之中。且事必有理。亦必有情。得其理。則情乃得出。其情則理乃見。故善於聽訟者。能於案中而推其實。則推之不能則旁敲側擊以引之。此可爲善於聽斷也。若葛公者。其庶幾乎。蓋亦由其心之靈而生其巧耳。此二事可以開執政者之智識。亦可杜萬民之狡詐。故識之。

泰州冤獄

泰州某姪家小。康夫死。遺一女。年及笄。贅。壻於家。女夫婦事姪甚謹。里黨無間言。姪有弟。飲博無賴。常稱貸於姪。稍不如意。輒拍案怒罵。謂厚於壻而薄於己。姪與女皆白眼遇之一。日。女早起。見某室雙扉豁然。呼之不應。入視之。則母已爲人殺死。血流滿地。駭極而號。急呼壻告隣里。共來審視。不知何人所戕也。姪弟適至。素嫌女且覬其貲。遂指爲女夫婦所殺。鳴之官。州牧王公拘二人掠治。極口稱冤。復以嚴刑訊之。女夫婦不勝其痛。遂誣服。女凌遲。壻亦論斬。隣里咸知其冤。然畏姪弟攀陷。莫敢伸訴也。踰年。六合縣獲盜。招承此案。官以殺人不割財爲疑。盜曰。初入室。欲行劫。爲姪所執。不能脫。遂刃之。知別室有人臥。恐爲所覺。故逸去。六合令與王牧有連。馳書白之。王以誤入人罪。例欲問抵。驚悸欲絕。陰囑盜於獄。而諱其事。然每憶此案。神色沮喪。睡夢中。若有人披髮叫號。與之

索命。不數月。遇心疾而卒。而女夫婦之冤終不雪。

陳湧金案

陳湧金。四明慈谿人。以販藥川湖起家。生四子。長前卒。次美思守藥肆於杭。三貢元多疾。四尚幼。長與三皆娶於吳。以女兄弟爲先後。次媳樂黑膚而媚。如南漢宮人性狡猾。長子無嗣。遺一女曰阿貓。美思有二子。倫序相當。大陳吳氏與阿貓不欲。欲以貢元婦小陳吳氏子爲後。且私告所親樂氏。洗蕩不堪。以呂易嬴也。樂氏切齒。乃詐爲夫代子職。就養無方。湧金本無賴。竟陷以聚斂焉。自此傾陷。阿貓母子者愈急。值大陳吳氏病瘡。樂氏詐爲秤藥量水。賺阿貓取炭於劑中。入生鴉片三錢。木籠子一錢。服後寒戰不止。遂絕。衆者不察。阿貓獨心疑之。哭泣中間。以怨詈。且徵及新臺穢跡。樂氏乃與湧金合謀。誣其與長年奴高宏遺姦。以鐵籤自口搘其腦。殺之。乘夜埋於曠野。時令慈谿者。楚人黃兆台。入湧金妹婿葉生言。以殺有罪子孫寢其事。族中有譖檢者。反朴而逐之。慈民大譁。時雲間許仲元。奉邁功中丞檄。清理積案。寄居府署。一日秋坪郡伯倉皇來。曰。殷主簿照自慈谿來有所聞。否。仲元曰。鐵橋現在某先生齋。無所言也。秋坪遣僕邀至。促膝密問之。鐵橋云。惟聞陳姓有故殺女孫一案。閨門事祕。無從悉其委曲。仲元謂秋坪。盍遣人消息之。秋坪曰。鐵橋甚精細。尙不能得其委曲。何人可遣。黠者任偏私。愚者受蒙蔽。翻覆其蔀矣。明晨秋坪又來。曰。富觀察亦有所聞。頃以詢我。我答以昨有風聞。以未得端倪。不敢遽稟。仲元曰。然則遣人不宜緩。秋坪卽商其人於仲元。仲元曰。家人不習地里。胥役巨測。惟計天一閣管書人邵姓充學。

院吏明幹忠實可往。秋坪曰：「我亦彷彿識得，卽密召之，授以方略。」邵曰：「陳姓偵探者多，一逼泄矣。」卽乘府署差轎以行。二更還報，命曰：「胥有戚家隣於陳，託爲探戚者，里閈羣議頗詳，亦訪於數里同事某家，所言皆同。大約通姦事虛謀產事實，故殺事亦實。棺埋叢葬處尙存，且聞阿貓所字夫洪姓，現謀赴省上控。」秋坪轉告觀察，觀察卽囑其提訊。仲元曰：「提訊太驟，恐萬一參差難於轉手，鄙見欲易提爲調，均曰甚善。」乃飛札慈谿來府，至黃令惑於劣幕，某執迷不悟，議三日不決。秋坪乃提府親審，十日而得其要領，廿日而悉其端委。匝月而爲鬼爲蜮，胥無遁影矣。定案之前夕，秋坪宿城隍神廟之左廂，祈神印證，署中家人周姓素勤慎，派令守夜，犯證三更後，分別管押，囑周輪視之。至曉而已。是夕聞門外呵殿聲，意謂主人歸也。恍惚間，中門闊然一涼，輿入坐進賢冠藍袍者短而髯，非主人也。驚起瞻之，殊無踪跡。心訝之，不敢言也。初，秋坪恭人瞿略解案牘，一切婦女幼孩訊後，均送內衙安頓，撫慰之，且誘使盡言。故鞫獄常竊聽。是夕夢見秋坪向東坐，中坐古衣冠人，兩青衣領一少女，入白衣衫，上血跡如雨點。中坐人略詰問，卽飭放之。女起北向叩首，復西向謝秋坪。又前趨一步，東向叩首，若知己之在後也。見秋坪躬身如有所問，神伸三指示之，朦朧間聞升炮開門，霍然醒。則軍門前明砲也。案遂定，乃以本府單銜請檢焉。時仲元已委權金華令，奉調赴省，邁功中丞清問甚切，乃手疏二十餘條以答。中丞卽以付問官承審者棟華太守。主稿者兼山別駕，提棺至省檢驗，而黃令復百計撓之，賄高自認姦夫，挺身作證，且誣阿貓曾育私胎埋某處。惟工婦陳吳氏獨抱義憤，藏阿貓被難前三日月布一縛，囑其洗換者，高乃伏罪。陳欲贖而毀之，許以百金不動。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諒哉。南吳公推勘周匝。纖悉入奏。惟新臺一節太穢。刪之定樂氏立斬。美思絞候。趕入秋審。湧金滿徒。高奴流湧金猾甚。聲明年已七十。例得免罪。驗其監照。乃減年報。指駁無可自白也。後部文回。提樂氏監綱。湧金見之一慟而絕。洵白首同遠矣。李三郎遜此情種哉。初秋坪乍蒞四明。頗不理於衆口。至此乃六邑交頌。好事者至演爲雜劇。嚴禁之始止。黃令部議革職。特旨發軍臺。後遇赦始放歸。

神告記

康熙十六年三月。安西佑魏內貿卉布上海市中。夜就旅主人宿。醉臥。風雨大作。失橐。所藏金三百兩盡。先是旅主人愈甲。相橐金佑布料其數。而以他事入鄉。屬其季愈乙守舍。至是捕驗。賊不以穴入而以門出。謂乙盜。金乙不知所爲。經於梁出舌。力救得甦。上海令任君素善誠。至是疑之。方庭鞠時。臥一垂死人。箇間刑無所施。而佑失金。盡哀號有如窮猿。獨念此二人者。生與死未可知。然且必根株其人。掠肌膚折骨肉以求實。即得實而推求之下。所傷已多。萬一不得。則自今以往。其爲無何而受害者。將不止二人也。踟蹰久之。命昇去。獨詣城隍廟。禱於神。請以實告。而留捕隨往者。使待命於神寢官。俗神祠得置寢宮。殿後羅列帷幔。揮拖巾盂屏几。如生而虛其位。時十九日。捕夢伏寢宮下。私念此位中當得神至。而久不至。少選有幼婦出呼曰。神已詣縣去矣。留衣賜汝。遂右手抱細女。左手挈衣與之。及接視則裙襠也。歸以告君。君是夜亦夢神。幞頭絳衣。前接手云。已得賊而君未知耶。其云神詣縣者。正以神來告是語也。質明則佑又入報。夜分時。賊已還金一百兩。投旅舍去。君是時方疑乙應罪。或

姑還金。至得捕語。則俯首再三。仰而曰。夫賜衣而得裙襠。則非衣也。非衣者。妻也。豈有妻姓其人者耶。捕叩頭曰。似也。問左。有妻愛無藝。不事家人。產其人。僦旅舍旁。而得出入其舍。卽欲得妻姓。此當是君曰。然。然則其抱細女者。抑可知矣。夫細女愛女耳。吾聞納音之數。陽姓從左。今左非衣而右愛女。其爲妻愛無可疑者。雖然。吾懼以私體。入人罪。使蹕跡之無實。復命捕詣神。再候命。旣則捕復夢伏寢宮下。見一吏呼曰。神至矣。至則實其所虛位已。而復入。見前婦出。持敗揮與捕。而以米筐遺少僕。隨老僕攜去。乃復告所夢與君。君曰。是已。仍與揮者果非衣也。敗者已露也。米則八十有八。禮凡出老者先之。今少者繼出。意者賊當敗。續出金八十八兩。遂取妻拷之。得實其狀。云。風雨夜。先入舍匿盜金。至十九日夢神勅還金。因先投金一百兩。今續存八十八兩。在泮中。餘各有所。遂涸泮得金定招。伏而追給餘金所未全者。邑人張錫憚曰。晉史載成都令察奸如神。唐順陽劉君神於摘發。而李果宰洛陽。獨曰古今正人能達鬼神。則又何與。君秉性正直。往合神聽。且誠於格禱。祇以一念好生之隱。委曲求實。致鬼神聰明。亦委曲覈實以告之。若其解斷明晰。能抉周官掌夢之秘。雖君實多學。然亦君清潔寡嗜慾。神啓其智。有如是也。當君初莅時。爲七月二十五日。越三日而火燔民居。是日大風作燎。如揚箕。君竊念甫下車。而灾及吾民。豈吾實不德耶。徒步拜火所。泥啞於衣。而止焚輪間。風不息而火息。嗟乎。神已。君名辰旦。浙蕭山人。由丁未進士爲縣令。

公諱堅。字非磷。號適園。江西鉛山人。精法家言。諸侯爭迎之。代州有大獄。囚累繫牘可隱人。撫軍檄岢嵐牧甘公辦治。甘聘公往讞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人。酒姓娶婦月餘。弟迎姊歸。將入村。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冤於獄。七年不決。公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公心動。駿馬而之乎山凹。有人扃戶博臥之一兒覺異。拍鬚者肩告之。衆咸嘻曰。鬼耳人則安能來。公馳還。白甘公。篡取鉤距。果鬚者所略也。臨汾令某縱吏暴征。民變。棄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佟公辦治。聘公行日驅三百里。至平陽。能屬者裁四騎。山上人如蠻蠍。樹鉤鉏爲兵。張旗洶洶。公手令箭而先周山呼曰。撫軍知爾等良也。爲奸胥逼反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寧爾家。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禁聲稍稍下。公導餘騎入縣廷。瓦礫山積。令從夕室出。率犯法吏六人跪佟前。民環門而鬻。欲毆之。公叱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榜吏於庭。血流。民憮噪拜謝去。次日四鼓。率官吏詣省。白撫軍。撫軍大悅。飲佟酒。而手炙鹿尾啖公。公幼卽以智俠自居。七歲隨叔父詣法雲堂聽僧誦經。廡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某寺僧。被殺。主名不得。奈何。公辟耳於叔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訶之曰。渠誦經屢頤。不在經矣。故疑之。捕者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晡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公疑而跡之。見其蹲古廟大鐘下。色燁然。瞪也。曰余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於河口。戚不遇。反寄食於舟人。未償其值。而又阻風。舟人將不余食焉。故避此。語畢泣。公亦泣。強入舟與共食。而資以金。熊感謝。過其家。見母。誓爲兄弟。居亡。何熊來。曰。權弟金獲利三倍。

今將販織臨安。無所託母妻。故來。弟知吾父有養子。曰較乎。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逾年。贈主人執訊。

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目且瞑。屬曰。爲我報蔣君。公陰念歸熊喪。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叵測。乃札覆主人。授部署法。遲十日。告熊母。母果遣蛟往。已而召公哭。曰。蛟至浙。兒骸已焚。闊然在桶。舟人負之納我圃。此外不有其藏一錢。奈何。公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圃哭視畢。走出。母牽公袍曰。聞繪主以兒金寄君。金之來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焉。盍析半惠老身。公未答。蛟突前睨曰。須南昌廳事明之耳。公叱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隣父來。卽明也。蛟嘆。嗚局公去。俄而龐眉者六七叟至。公曰。所以囁嚅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防蛟爲母故也。今母見逼。不得不速明。請詣圃。乃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白龍知我斧。之複底脫。鎗三具墮地。光瑩瑩然。鎔金也。裏以薄券。衆取視。感泣。歎老嫗目昧不知人。未幾。蛟果竊金遁。公有神力。而敏於爲善。遇盜許昌。雨騎截路。中五人行劫。公怒射一人。斃。再發。再斃。驚舍所刦者搏。公縱馬入。刺殺一人。馬逸。公仆躍起。復殺二人。餘盜乃竄。被刦客爲公牽馬出。林羅拜問姓名去。又嘗行。冒風道中。兩峯夾溪。天暴雨泥。沒馬鼻。有婦抱兒騎。一童子負策從。公慮其溺。救之。非錢莫以也。乃解數緝掛馬首。須臾婦溺。童子驚亦溺。公大呼。救者贈錢萬。搖其繩。錢鏘鳴。塗人應聲往。皆拔之起。送寧其家。公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子十銓。官編修。公捐館時。年七十一歲。猶及見士銓舉於鄉也。

千里急

陳懋仁泉南雜志云。城中一夕被盜。捕兵實爲之招。直巡兩兵。一以左腕。一以胸次。俱帶黑傷而不鍾裂。謂賊棍歐。意在抵飾。當事督責司捕辭甚厲。余意根柢處。未有不致命且折。亦未有不腫且裂者。無之是必贗。作間諸左。

右曰。吾鄉有草可作傷色者。爾泉地云何。答曰。此名千里急。余令取搗碎。別塗兩人如其處。少焉成黑。以示兩兵。兩兵愕然。遂得奸狀。自是嚮道絕。而外客無所容矣。

吉安老吏

吉安州富豪娶婦。有盜乘人冗雜入婦室。潛伏床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飢甚奔出。執以問官。盜曰。吾非盜也。醫也。婦人癬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耳。宰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懇免不從。謀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初遞。不論勝負。辱莫大焉。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妓盛服輿至。盜呼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爲盜耶。宰大笑。盜遂伏罪。

樊烈婦

烈婦姓張氏。襄城人也。家世忠貞節義。聞於遠邇。及笄。適同邑樊廷柱。生子二。曰盛。曰茂。而廷柱卒。烈婦撫二子。誓守足不踰戶。廷柱父歿。與廷柱弟宣。同居以養其姑。七年矣。同里有王。荊州王習武者。皆兵家子。素無賴。兇暴橫。里閈間。聞烈婦美色。豔悅之。不得。間。康熙壬申四月。宣與姑同赴村穫麥。二子方就塾師。因與二子居城中。二十四日已刻。荊州窺二子入塾。知其家無他入。乃與習武直入其室。烈婦大驚。急走避。曰。若何。爲荊州直前持之。烈婦大呼且罵。習武扼其吭。嚇曰。從則活。否則死。烈婦曰。死耳。強犯之。時惶急。烈婦取菜刀揕其面。荊州奪擲地。烈婦疾入寢室。合扉不及。乃抽牀頭刀。刀長。操其室方出鞘。而習武從後掣其肘。又奪之。於是兩賊共曳烈婦伏

地伏輒躍起。屢伏屢起。捽其髮。髮縷脫。而烈婦呼罵聲益急。輾轉逾時。終不得犯。將舍去。荊州固恨甚。又恐洩。遂以所抽刀斫其額。血迸出。淋漓遍體。倒於地。猶罵不絕口。習武復以菜刀斷其喉。烈婦死且走。恐或復甦。更以巨石壓其胸。踉蹌出門去。時日方午。二子自塾歸。見母被殺狀。號哭奔告。地方曹青雲來驗視。青雲亦知其被殺。而恐累已。遽以自刎鳴於官。時令裏者爲金溪許子曾。遂置不問。事且已。宣達與烈婦兄本泓。憤其事訟之。至五月四日。令乃率仵作至其家檢驗。距烈婦死旬有一日矣。天且溽暑。啓其棺。面如生。鮮略如新。額上刀痕。直貫其頂。喉橫斷深寸餘。決非自刎者。令不得已。乃令青雲蹤跡。方烈婦被殺時。其隣人有見荊州習武身帶血跡。倉皇自其家出者。然不取訟言攻之。而里巷間嘵嘵私語。咸指目兩人。青雲乃以荊州習武供。比逮訊。兩賊各不承。將刑。而荊州父故悍卒。突前瞋目咆哮。以爲無端誣其子。擄荊州去。令無誰何也。因罷訊。自是都司康宜壽。守備劉伏振。力持之。曲爲庇護。加以囑賄。令素耽營弁。不強爭。久且依倚爲奸。於是宣本泓控於各上憲。檄下嚴訊。令定訊期。約在十餘日後。邑人咸計日而望。不能待。比及期。則改期又十餘日。期凡三數易。而詭變百出矣。及訊。忽有戍卒黃應魁四人。證習武是日同在靈樹堡戍所。去城數十里。王雲等五人。證前數日與荊州同持羽檄赴南陽。在三百里外。宣本泓力辨其詐。青雲亦詰習武。荊州言是日與兩人凡數見。在何處。作何語。皆鑿鑿有據。兩人語塞。而應魁等九人。閑於堂上。會日亦暮。罷訊。令遂以靈樹南陽及應魁等姓名。具詳於上。宣本泓益憤。而烈婦英靈不死。風雨晦冥。家人恍惚若見其出沒。或時聞其歎息聲。昏夜無形無聲。與家人述其遇害事甚悉。且言賊

終必正法。宣本讼志益銳。控屢奉嚴檄。務期得賊。令乃與營弁謀。不坐張氏及宣罪。以杜其口。則控不已。於是令颺言曰。此必張氏有淫邪行。故致此。且殺人者。非他人。必宣也。已而訊於城隍廟邑搢紳若士聞之。大譁。數十百人共前爭之。令仍執前說。衆曰。張氏累世忠貞節義。且烈婦貞潔之操。里黨所共聞知。安得以此相汚。吾等願各以百口誓神。白烈婦冤。令慚汗不能答。衆又曰。坐宣殺人何據耶。令曰。按律有叔殺嫂罪。則爲宣殺無疑。衆曰。律之罪何所不有。律無強盜逼奸殺人罪耶。律無故縱強盜殺人失出罪耶。語侵令。令惶謝曰。公等退。行爲緝賊。自是不復爲此言。遷延二歲餘。縉紳若士。或懇請。或憤爭。令惟以婉言相應。然卒不可破。自此獄益解。荊州督武。且釋去其後。緣他事被劾。以罪罷。署篆承審。皆以事不由己。一仍前轍。及黔中劉公子章來。令襄事。則已四載。且注銷矣。常憾其事。欲復理之。會河道周公銓元署臬司事。翻閱前案。曰。此事何爲疑獄。城中殺人。非荒郊比。且日午。非昏夜比。賊有主名。非捕風捉影比。種種繁實。置之不理。令死者含冤。生者漏網耶。遂檄縣嚴覆。劉公立逮諸囚。而荊州兩月間。忽發狂大叫。歷言與習武逼奸殺人事。已逮。曰。天殺我。遂自經死。獨習武就鞫。劉公方嚴毅直。久爲營弁所憚。不敢以私干。及廷讞。營卒亦無一人敢相窺者。習武勢孤氣餒。未及刑。一訊即伏。獄具。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爲烈婦建貞烈坊。而斬習武於市。

可師

歸安之西偏有豐登菴。僧名可師。以戒律自名。鄰村一婦人。素與僧通。嘗值春社。婦濃妝豔抹。至寺中燒香。僧引